



新华社记者 马晓媛

没到太原之前，很多人会猜想这座城市：地处黄土高原，大概植被不多；煤炭大省省会，一定灰头土脸。然而，来到之后，刻板印象很快被打破。这里城市景观的底色是绿的——三山环抱，一水中分。

在市区的大道上行驶，无论向东、向西还是向北，常常会在林立的楼宇间捕捉到远处的一抹峰峦。从市区驱车，不到半小时，就能融入那些青绿褶皱中。人们闲聊时说起天气，总会来一句：“今天天气不错，西山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城市规划专家介绍，吕梁、太行两大山脉在山西中部呈合抱之势，形成了“几”字形山体，太原就位于“几”字的内弯中，成就了“三面环山”的独特地貌。这样的地理条件易守难攻，因此历史上的太原一直是军事重镇，被称为“中原北门锁钥”。

太原的山，并不“喧宾夺主”。山给城空出了大片平地——“太原”之名也由此而来。太者，大也；原者，高平曰原，广平曰原；太原就是高地上的大平原。

因为有山的厚爱和水滋养，太原在2500多年前就已建城，拥有悠久的城市历史和深

厚的文化底蕴，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
专家告诉记者，随着城市发展扩张，“几”字内弯里的平地难以满足需要，为此，太原将南部地区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，同时控制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的大规模城市建设，避免城市建设对山体环境的侵占，维护好太原的地貌特色。

一般来说，北方城市不乏山的雄浑却少了一点水的灵动，但太原不同：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自北向南穿城而过，发源于东西两山的13条支流从两岸汇入汾河，形成鱼骨状河道网络，有“华北最大人工湖”之称的晋阳湖宛如明珠镶嵌在城西南，更有晋祠泉、兰村泉这样的岩溶泉域分布南北，从而造就了丰富的水景观。

在这里，水与城相融，与人相亲。汾河城区段43公里全部进行了公园化改造，人们可以在北段的湿地公园看候鸟嬉戏，在南段的开阔水道看赛艇逐浪，在中心段的璀璨灯光里看城市繁华，还能泛舟河上遍览两岸风光。在绝大多数河段，人们都可以直接用手感受水的清冽。到了夏天，很多人会带着孩子在河边支帐篷、捞蝌蚪。

分布于东西两岸、与汾河并行的自行车专用道总长达75公里，全部用彩色陶瓷颗粒铺就，成为城市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不同的时间，自行车道上有不同的人：早晚高峰，有通勤的上班族；夜幕降临，有装备专业的骑行爱好者；节假日里，有欢笑的孩子……

站在晋阳湖边，西山仿佛近在眼前，山在水中，水在山下，元好问笔下的“水上西山如挂屏，郁郁苍苍三十里”有了实景。登上西山，大河大湖尽收眼底，无边光景令人赞叹。

山水赋城市以形，城市予山水以魂。

行走在全长229.5公里、呈倒“U”型的东西山旅游公路上，会不时看到人文古迹的指引路牌。这里面有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现存最早的古典祠庙园林建筑群晋祠，有可一览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精美石窟艺术的天龙山石窟，有极为罕见的道教石窟——龙山石窟，还有店头村、程家峪村、青龙镇村等各具特色的古村落……通过这条公路，城市与景区相连。

“山光凝翠，川容如画，名都自古并州。”太原这座城市，让黄土高原的山水更美。

新华社太原4月1日电

男子举重全锦赛收官 全运会“四冠王”杨哲夺两金

新华社成都3月31日电（记者 胡佳丽 陈地）2025年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暨第十五届全运会举重比赛资格赛31日收官。33岁的山东名将杨哲在109公斤级比赛中大放异彩，摘得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。

杨哲曾在105公斤级夺得三届全运会冠军、两届亚运会冠军，并在里约奥运会上斩获第四名。自2018年升至109公斤级后，他以惊人实力摘得世锦赛抓举冠军，并在2021年举重亚锦赛上以200公斤的成绩打破该级别抓举世界纪录。

在陕西全运会夺冠后，杨哲转型成为教练。2024年重返赛场，山东老将实力依然碾压全场，在全国举重冠军赛中夺

得抓举和总成绩金牌，剑指个人第五个全运会冠军。

当日，杨哲开把轻松举起175公斤，提前锁定抓举金牌。随后，他又举起181、187公斤，领先吉林选手任相霖多达19公斤。考虑到身体状况，他在挺举比赛中仅完成一次200公斤的试举，但这个成绩足以确保他以387公斤问鼎总成绩冠军。挺举金牌由山东体育学院的郭彤辉收入囊中。任相霖以378公斤获得总成绩银牌，郭彤辉收获铜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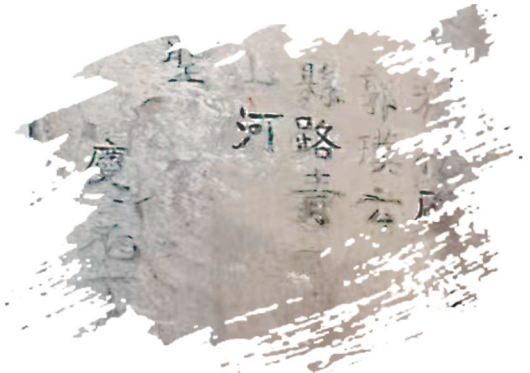
值得关注的是，年仅17岁的陕西建工队小将王贵洲以167公斤刷新109公斤级抓举全国青年纪录，河南选手熊跃军则以364公斤打破该级别总成绩全国青年纪录。

作为一名运动员兼教练，杨哲认为今天的表现已经是超水平发挥，同时他也为年轻选手的崛起感到欣喜。他坦言：“我在国家队这么多年一直撑着这个级别，我退下来之后还没有人能顶上。现在大级别有（刘）焕华在，也希望这些年轻人再努把力，站上世界舞台。”

谈及11月的全运会决赛，杨哲表示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伤病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，因此保持健康最为关键。“训练的强度和量都要掌控好，备战期间不受伤就可以。”

此外，在109公斤级以上级的比赛中，河北队赵飞夺得挺举和总成绩冠军，陕西建工队的丁峰山摘得抓举金牌。

南宋《种松碑》为千年蜀道翠云廊再添生态文化新证



新华社成都3月31日电（记者 张旭东 童芳）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文物局获悉，文物部门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核中，确认广元剑阁县一块南宋《种松碑》是目前已知古蜀道翠云廊护路植树的最早碑刻证据，这块800多年前的石碑不仅有力解答了翠云廊古柏的由来，更为千年古蜀道再添生态文化新证。

记者在剑阁县武连镇觉苑寺看到，这块碑放置在寺内观音殿内，碑高约170厘米、宽89厘米、厚11厘米。虽经岁月侵蚀，碑文大多已漫漶不清，但“种松碑”及“庆元丁巳治路种松”等关键铭文依然清晰可辨。这块碑成为800多年前官民共植、护路守绿的最新实证。

剑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王绍强介绍，这块南宋《种松碑》，亦称《治路种松碑》。根据残存碑文与史料记载，《种松碑》故事得以重现：南宋庆元丁巳年（1197年），武连县知县何琰率官民整治古蜀道，并于道旁广植松柏。之后何琰命人记录此事，并引用“县路翠，武功贵；县路青，武功荣”的古语（“武连”此前曾称“武功”），刻碑立于县衙

前，以此告诫后人勤加栽培保护蜀道树木。

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黄健告诉记者：“古代松柏常被并列提及，赞美其茂盛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品格。觉苑寺藏《种松碑》，是当年整治蜀道、栽植行道树的历史见证，为进一步研究蜀道翠云廊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，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、文化和生态价值。”

千百年来蜀道沿线均有植树护路的传统，最早可追溯至秦朝，意在植树表道、以树计里。作为古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历代保护之下，翠云廊生机盎然、茂盛苍翠，翠云廊剑阁段现存古树名木7803株，其中古柏7778株。

这些苍劲挺拔的古树，既是自然奇观，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。当地林业部门负责人表示，将深入挖掘《种松碑》的文化内涵，让千年翠云廊永葆生机。

目前，文物部门已对《种松碑》采取保护措施，并计划将其纳入古蜀道翠云廊文化展示体系。这一承载古人生态智慧的碑刻，将继续讲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。

